

1895年《淡水新政記》之史料介紹與價值

曾令毅

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旨在介紹1895年6月日軍登陸臺灣佔領淡水後的行政記錄《淡水新政記原稿》。該文獻原件典藏於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要內容是記述日軍進入淡水成立「淡水事務所」時期兩週間之行政日誌。也是目前所見，日本統治臺灣最早的地方施政記錄。

因此，本文除進行文獻探討外，同時也試圖說明其史料價值。主要內容分將為兩大部分，首先是史料內容之介紹，包括編者福島安正之略歷、版本及日誌內容之簡介。其次，則是說明文獻本身之史料價值，並將其粗分為治安及法律、衛生事務、教育訓練、調查相關資料等四項，同時試圖說明各項施政事業之意義。

關鍵字：淡水新政記、淡水事務所、福島安正、通譯政治

壹、前言

淡水（滬尾）自1858年因「天津條約」開埠後，已逐漸成為清末北臺灣的一個經貿與交通重要樞紐。也因其於臺灣之重要性，至1895年4月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後，淡水曾一度成為日人考慮登陸之地點，並屢屢派艦前往偵察。不過由於臺灣民主國的成立與其在淡水的駐防，為考量通盤的戰略及減少不必要的損失，日軍乃放棄自淡水登陸的計劃，而改由鹽寮登陸。該年6月7日日軍攻陷臺北城後，為了打通基隆與臺北城間的交通，乃派遣部隊循陸路至淡水進行武力接收，並在6月9日由時任大本營參謀的陸軍步兵大佐福島安正負責成立「淡水事務所」，以進行領臺後淡水地區的初期施政工作。

目前關於日軍進入淡水至淡水支廳成立前（1895年6月7日至7月19日），即「淡水事務所」時期的第一手史料，主要分散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庋藏之「臺灣總督府檔案」。但由於內容因其檔案性質的關係，多為各機關間的往來電文與報告，且過於零星分散，對於當時淡水的施政過程與實際情況，僅能就此進行部分的瞭解。

除了上述史料外，關於「淡水事務所」時期的第一手史料，應首推《淡水新政記原稿》。¹該史料原稿現藏於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記述時間為1895年6月9日至25日，為福島安正駐紮淡水期間的施政日誌。原稿共154頁，其內容共分為三個主要部分：一為「9月15日序文」，二為「6月25日

* 拙文撰寫過程中承蒙前臺灣總督府氣象局官周明德先生提供許多珍貴資料及觀點，林呈蓉、周宗賢、陳國棟、張素玟、許佩賢等老師給予諸多指點及鼓勵。另外，拙文曾於2007年5月25日「第四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會中分別承蒙評論人吳文星、主持人蔡錦堂兩位老師惠賜寶貴意見，同時在投稿過程中亦蒙兩位審查老師悉心指出不足之處，使拙文獲得適當的調整與修正，謹此深致謝忱。

1 C06062127300，〈明治28年5月15日至6月25日「淡水新政記原稿 庶」〉，《陸軍省大日記》（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該史料目前已數位化，並提供研究者下載利用，參見「アジア史資料センター」網頁：<http://www.jacar.go.jp/>。為方便註記，本文均記為《淡水新政記原稿》。

序文」，三為「6月9日至25日」的日誌內容。就其時間及內容來看，此資料可說是日本領臺後淡水最早的施政資料，也是瞭解「淡水事務所」實際運作情況及當時地方概況最直接的史料之一。

本文將以《淡水新政記原稿》為討論中心，除配合相關史料與文獻進行探討外，同時也試圖說明其史料價值。主要內容分為兩大部分，首先是史料內容之介紹，包括編者福島安正之略歷、版本及日誌內容之簡介。其次，則是說明《淡水新政記原稿》之史料價值，並將其粗分為治安及法律、衛生事務、教育訓練、調查相關資料等四項，同時試圖說明各項施政事業之意義，以供有意瞭解日本統治臺灣初期之地方施政，及關心淡水歷史的民眾，一個參考的依據。

貳、史料介紹

一、編者簡介

1853年，福島安正生於信濃國松本藩（長野縣松本市）的一個下層武士家庭，至14歲時（1867年）受藩主之命前往江戶「講武所」學習。1869年再受藩命前往東京「開成所」學習英學及漢學，隔年9月再入「大學南校」（東京大學之前身）及早稻田「北門社」（早稻田大學之前身）學習洋學及地學。²

1874年9月轉入陸軍省出任參謀局，至此正式踏上軍旅生涯。而其在陸軍省參謀局期間即開始體認到欲觀察與研究各國的兵制及軍備，就必須先通各國之地理人情，並透過親身實地的踏查，這樣才能窺其政治、法律、兵制

2 實業之日本社，《東西名士發奮之動機》（東京：實業之日本社，1910年），頁682-683；元木貞雄，《世界軍人談》，第三冊（東京：文盛堂，1895年），頁198；松下軍次，《信濃名士傳・初編》（東京：松下軍次，1894年），頁390-391；墨堤隱士，《陸海將校の書生時代》（東京：大學館，1894年），頁205-206。

及軍備的全貌。有鑑於此，其公務之餘乃致力於地學及外國語學之研究及學習（英、法、德、俄、清等國語言）。³

1882年，福島受命前往清國擔任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其在滯清期間曾深入清國各地調查地理形勢，並將所獲之情報集結成《鄰邦兵備略》一書。另外，在清國語言的考察方面，則著有《四聲聯珠》十冊，內容則是較為偏向清國官話學習方面的語言參考書。

1887年2月，福島安正被外派至德國擔任日本公使館武官，並在隔年升任陸軍步兵少佐。其滯留德國其間，即曾至巴爾幹半島並就其地理形勢及各邦兵備加以考察。另外，對於當時俄國正準備興築西伯利亞鐵路之事，則認為若此鐵路建成，勢必會引發俄清在邊境上的爭端，並可能影響到日本在朝鮮半島之利益。有鑑於此，福島安正乃計劃在1891年12月任期屆滿時，向上級申請以騎馬的方式由德國柏林出發，經俄都聖彼德堡並橫越西伯利亞返日。此次行程共花費488日，所行路程約14,000公里，在當時堪稱轟動世界之壯舉。據說當時的日本，連三尺童子都知悉福島安正之盛名。⁴

1894年日清戰爭爆發，福島安正受命擔任征清第一軍司令部參謀，其除趁機調查朝鮮八道的地理風俗等外，在9日日軍攻陷平壤後，則負責調查清軍於平壤之情報及處理敗兵俘虜事務。同年10月，日軍兵分二路進入清國東北，福島安正在日軍占領遼東後，先後擔任占領地奉天安東縣及遼寧岫

3 實業之日本社，《東西名士發奮之動機》，頁685；堀本柵，《帝國軍人名譽列傳》（東京：東雲堂，1894年），頁60。另外，司馬遼太郎也在其著作中指出，福島安正能通十國語言，而能夠自由使用的則有七國，參見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第四冊（東京：文藝春秋，1999年），頁132。

4 松下軍次，《信濃名士傳・初編》，頁394 - 396；元木貞雄，《世界軍人談》，第三冊，頁200 - 203；楓仙子，《帝國軍人龜鑑》（東京：東雲堂，1895年），頁66。關於福島安正橫越西伯利亞之事蹟，詳見西村時彥編、福島安正閱，《單騎遠征錄》（大阪：金川書店，1894年）；或可見近人著作：坂井藤雄，《シベリア横断・福島安正大將伝》（福岡：葦書房，1992年）、島貫重節，《福島安正と単騎シベリヤ横断》（東京：原書房，1979年）、篠原昌人，《陸軍大將福島安正と情報戦略》（東京：芙蓉書房，2002年）。另外，根據淡水耆宿周明德的回憶，其於1936至1937年間《少年俱樂部》的內容中，也曾閱讀過福島安正橫越西伯利亞壯舉之相關文章；參見周明德，《老いらくの消閑》（臺北：自費出版，2004年），頁29。

巖地區的民政廳長官，同時負責當地治安及清兵鎮撫等相關的民政事務。⁵

1895年4月17日，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並割讓臺灣後，該年5月甫自清國歸抵日本的福島安正旋即被派往「新領地」臺灣。同年5月29日近衛師團由「澳底」（鹽寮）登陸並進入基隆後，乃於6月4日設立基隆民政支廳，並派福島安正擔任首任民政支廳長官，率領通譯及憲兵從事戰後的民政工作。不過，福島安正在基隆的民政工作僅維持三天，即於6月8日受命前往淡水組織初期的行政機關，原職則由海軍大佐志水直接任。⁶

1895年6月9日，福島安正率憲兵軍官兩名、下士官以下五十七名及通譯官十一名，搭乘「八重山號」軍艦由基隆抵達淡水，並以前清稅關廳舍成立「淡水事務所」，準備著手進行該地初期的民政事務。⁷至於總督府方面為何要將僅擔任三日基隆民政支廳長官的福島安正調派淡水，目前雖無直接史料記載，不過推測可能與其本身經歷與淡水特殊的「位置」有關，即淡水為當時臺灣第一大港，也是電信及交通之要衢，重要性自然不言可喻，加上該地居駐許多外國領事及僑民，同時也聚集許多欲歸國之清國敗兵。為了處理淡水當前所面臨的情況，擁有語言長才、熟稔國際事務與具有占領地行政及敗兵處理經驗的福島安正，或許是總督府屬意其



圖1、1895年淡水事務所（稅關）圖

資料來源：收藏家鄭喬維先生提供。

- 5 關於福島安正於平壤之調查報告，參見C06060139200，〈明治27年9月22日於平壤城內宣化堂陸軍步兵中佐福島安正調查〉，《陸軍省大日記》（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C06061765500，〈平壤に於て本日迄に取り調たる支那軍の状況〉，《陸軍省大日記》（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 6 當時擔任總督府官房秘書課長的木下新三郎就曾回憶，福島安正之所以出任基隆支廳長官的原因，與其在遼東從事過占領地的宣撫事務有關。參見木下新三郎，〈五十年前の記録〉，收錄於緒方武藏，《始政五十年臺灣草創史》（臺北：臺灣平定記念會編纂部，1944年），頁134。
- 7 〈六月九日〉，《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15。

赴淡水之原因。

二、版本及內容簡介

1895年由福島安正所編纂，描述日軍領臺初期於淡水地區施政內容的《淡水新政記原稿》，目前大致分為兩種版本。第一則為現藏於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內的「原稿」。根據該所的典藏記錄所示，其資料歸於「陸軍省大日記類」內「日清戰役」相關簿冊之下，並依其檔案封面之題名命為「淡水新政記原稿庶」，而「庶」推測是分類之用。全書含封面共154頁，並以日誌的形式記載，內容則由毛筆直式書寫，頁首則附上兩篇福島安正於1895年9月15日及6月25日的序文。

另一個版本則是現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五樓臺灣資料室的《淡水新政記》鉛字印刷版。根據該館的典藏資料所示，此書為線裝，共41頁，出版地點為東京市，時間為1895年，詳細的出版單位則不明。若以資料內容來說，基本上兩種版本內容幾近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臺大版」比「原稿」少了一篇福島安正於1895年6月25日的序文，僅保留最後定稿的9月15日之序文。

而關於該書的著者，根據前述兩處典藏單位的館藏資料所示，兩個版本皆依序文內容，將著者載為福島安正，不過若細讀這兩個版本，除兩篇序文是由福島安正本人所撰寫外，則會發現福島安正基本上應為「編者」，實際整部施政記錄的完成，則應非一人一力所成。根據該書「6月21日」的記載，「久保通譯官 記錄ニ從フ」及「久保 記錄簿ニ從事スヘシ」（久保通譯官從事記錄工作），即可說明負責當天日誌記錄的為通譯官久保善太郎，⁸加上每天日誌所呈現的字體皆不盡相同。準此，便可推測福島安正應為該書「原稿」的「編者」，日誌的記錄或許是由這11名通譯官輪流完成。

至於內容部分，主要以福島安正及所屬通譯官所從事的「新政事業」

8 〈六月廿一日〉，《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118 - 0119。

為主，該書的序文即簡列了福島於淡水的「新政初期之事業」，主要有下列21項：

清國敗兵數千人之送還、市街之測圖、戶口之調查、市場之開設、臺北淡水間定期汽船之開始、糧食之徵發、市中之掃除、衛生之組織、土人委員之編制、巡捕編制、教授憲兵臺灣語、教授巡捕日語及軍事操典；交番所（哨站）、揭示所（公告處）、芥棄場（垃圾場）及辻便所（公共廁所）之設置、村長之召喚及任命、國旗之授與、租稅調查、船籍調查及重輕罪之處分等。⁹

除此之外，為了確實達到淡水地區「新政初期之事業」目標，則公布了兩項主要方針，如下：

當公布新領地行政時，其要義有二，曰為刷新的事業，曰為建設的事業。是以事業之開始，先要刷新，而後建設。刷新雖難，而建設亦不易。¹⁰

具體的說，這裡所謂的刷新，即是採恩威並施、賞罰分明，以及「欲為一事則先發一令，欲舉一業則先發一諭」之法，即使拘泥於舊例很麻煩，又以成例為準據也有不便，加之地理、風俗、語言、族群等都不同，以有限的職員來執掌無窮的事務，這一定是不足的。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只能採取這種折衷的方法，努力地將清國治下所遺留的舊來宿弊加以根除。¹¹而在建設方面，則是以前舉之21條「新政初期之事業」為目標，將有限的人力投入淡水初期的民政工作。

9 《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6 - 07。

10 《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8。

11 《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8 - 010。另外，在1895年6月28日「地方臨時官制」公布以前，關於地方行政方面，總督府並無明確的相關法規及方針，故在此之前的地方行政，或許只能靠著各地方首長的經驗及手腕，進行摸索式的初期行政事業，而福島安正於基隆及淡水的初期行政，即是一例。

這些民政事務的執行與處理方面，主要的第一線人物還是在於「憲兵軍官兩名、下士官以下五十七名及通譯官十一名」，特別是這11名能通清國官話及臺灣語的年輕通譯官，¹²他們除了執行每日所負責的本務外，也經常有機會接觸臺灣人民，而且還要撥出時間教授憲兵臺灣語與臺灣人巡捕日語及軍事操典。所以這些通譯官在日本領臺初期，可以說是扮演著「兩種文化交流的中介人」的角色。也因為如此，淡水在福島安正所主政的17天（6月9日至25日），¹³也成為日本領臺初期，名符其實「通譯政治」下的一個代表。



圖2、1895年頃の陸軍歩兵大佐福島安正（左）；時任通譯之一的山移定政（右）

資料來源：松下軍次，《信濃名士傳・初編》，頁388 - 389；筆者收藏。

12 根據《淡水新政記原稿》內容所載，這11名通譯官僅記載其姓，並未登其名。另比對「總督府公文類纂」相關資料則顯示，這11名通譯之姓名如下：吳泰壽、中西正樹、熊本英吉、北村幸次郎、正田熊太郎、潁川雅言、佐竹令信、清水秀雄、山移定政、久保善太郎、持木宗像。參見00000042050，〈吳泰壽外拾壹名勳勵手當金給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13 福島安正於1895年6月25日離開淡水前往臺北後，其職由大久保利武接任（第二任淡水事務所長官，後任淡水支廳首任廳長），同年7月19日淡水支廳設立，淡水事務所乃宣告終止。參見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頁232。

參、史料價值

1895年6月由淡水事務所長官福島安正，以及11名通譯官所編纂記錄的《淡水新政記原稿》，自6月9日至25日共計有17篇的施政記錄（不含兩篇序文），這也是日本領臺以後，淡水地區最早的施政記錄。就其所涉及的事項而言，內容則主要以日軍進入淡水後的施政為主，也就是前述的「21條新政初期之事業」，其中則包含該地的治安及法律、衛生事務、教育訓練、調查相關資料等。這些除了對於研究日本領臺初期在淡水的施政情況、地區概況、民情感受等方面，具有廣泛及重要的史料價值外，也可修正及補充既有的一些論點及說法。茲從大體觀查，將「原稿」之主要內容分成下列數項，以說明其史料價值。

一、治安及法律方面

日本領臺初期，因臺灣民主國的倉促成立與迅速隕落所留下的治安問題，對於初成立的總督府來說，其實是一項嚴苛的考驗。特別是對於島內反抗清兵與土匪的鎮撫，一直是領臺初期施政的重點之一。當福島安正一行人於6月9日抵達淡水後，對於陸續擁入淡水的清國敗兵及土匪等問題，即展開了處理。首先，在清國敗兵的處理方面，即處理先前外國人安置於「祖師廟及舊衙門」的敗兵，並發出告示，¹⁴由總督府方面出資雇用若干船隻，從淡水（德記洋行碼頭）將其遣返回國。為說明清兵送還之過程及情況，以下則擬將「原稿」內所載之相關記錄，簡列於下表：

14 關於清國敗兵遣返的公告，乃於6月10日由樺山總督公告，且將其諭告文貼於基隆、臺北、淡水等地，並以6月30日為最後遣返期限。參見陳澤主編，《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頁64 - 65。

表1、「淡水新政記原稿原稿底」內所載各日清兵送還情況簡表

日期	清兵人數	船種	目的地	備註
6月9日	1,000餘人	英船	—	◎英人Ashton所安置
6月11日	140人	英船	香港地方	◎每人各發給「5弗」 ◎6月9至11日共遣返約1,700餘人
	—	萬國丸、河野浦丸	福州海壇島	◎軍艦八重山號隨行
6月12日	—	—	廈門	◎抵達廈門之清兵在當地騷擾民眾，情況頗為不穩；德艦「イルチス」號於12日前往該地
6月14日	250人	—	—	—
6月15日	260人	英船	—	◎260人中的20人於14日已先行自費搭船離臺
6月16日 6月17日	308人	英船「Dairon」號	廈門	◎將殘兵集合於德記洋行碼頭，並將其分成三組遣返回國
6月18日 6月22日	60人 136人 62人	清國船三艘	溫州	◎每人發給2元；共給予米2石
			福建地方	◎每人發給1元；共給予米6石
			福建地方	
6月23日	168人	劉德勝（船號）	—	◎內含下午3時由臺北送來的31名清兵

上表即呈現了福島安正駐淡期間，對於清國敗兵之處理辦法及情況概要。以淡水地區來說，對於降伏清兵的處置，除了由總督府出資雇船，將其遣返回國外，並給予所需盤纏食糧，而往後對於清國降兵之處理，也多循此模式進行。這對於欲瞭解日本領臺初期，在處理敗兵問題上，誠為最直接及詳盡的參考資料之一。

其次，在淡水地區「土匪鎮撫」方面之記載。6月9日福島安正抵達淡水後，即開始派遣憲兵及駐淡近衛師團支隊從事淡水一帶的鎮撫，對象則包含危害民眾身家性命的清國敗兵、土匪及強盜。其中，特別對於這些「犯罪嫌疑者」的處理過程，則可看出福島安正的施政風格與手腕。例如根據「6月12日」的記載，原本在10日由駐淡近衛師團支隊長中西千馬少佐所緝捕的強盜殺人犯陳易，因罪證不足，加上又有淡水居民許廷章等人願為其擔保，福島安正則當場將其釋放。不過在隔日（13日），事務所方面則接到十餘村人民之訴請，希望派兵前往逮捕強盜首領陳易，於是憲兵及通譯官等則前往陳易家中搜索，並再度將其逮捕。當日福島安正則專程為此事發電呈

請樺山總督裁決。¹⁵在獲得「強盜處刑之許可」的命令後（14日），經過數日的審理，才決定於19日上午5時將其處決，而行刑地點則是該案被害者最多，同時也是陳易故里的灰磙仔庄。由此可知，當時雖然並無明確的治理方針及刑罰依據，但單就淡水來說，起碼還是維持一定的法治基礎，人民陳情管道也頗為暢通。

此外，在治安的問題上，福島安正除了在滬尾市街設置憲兵步哨及交番所（哨站）外，還訓練十四名臺灣人巡捕輔助憲兵維持該地之治安，¹⁶這也是日本領臺後，臺灣人從事「警察事務」之濫觴。¹⁷而這些資料可說是瞭解日治初期的法治，以及臺灣人最早從事「警察事務」之重要記錄。



圖3、1895年6月「淡水鎮撫」想像圖

資料來源：齋藤謙藏，《臺灣戰史》（東京：中村鍾美堂，1895年），頁112 - 113。

註：此資料及圖版出自於「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資料庫：<http://kindai.ndl.go.jp/>

15 陳澤主編，《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頁52。

16 根據「6月14日」的記載，當日中西通譯官則負責20名巡捕及滬尾街區長三名的選拔，並公布了五條巡捕任用規則，分別為「在滬尾街有家宅者、20歲以上30歲以下者、帶妻者、無抽鴉片者，以及兩名保人擔保者」，而最後符合資格要求並完成訓練的僅剩14名。〈六月十四日〉，《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47 - 049。

17 根據「警察沿革誌」的記載，臺灣人最早從事「警察事務」為1895年6月25日，由臺北縣廳選拔31名臺灣人擔任「警吏」（臨時僱員），以輔助憲兵維持治安。不過由《淡水新政記原稿原稿底》中「6月14日」的記載，由淡水地區所選拔出來的「臺灣人巡捕」，應為日本領臺後從事「警察事務」之濫觴。關於「警察沿革誌」的記載，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本島人を警察に採用せる創始〉，《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3年），頁33。

二、衛生事務方面

福島安正進入淡水後，除了進行該區域的治安維持，以及清兵遣返事務外，對於所駐地區的衛生清潔工作，也是實行重點之一，前引「21條新政初期之事業」中即有四項與衛生事務相關，由此可見其重要性。1895年6月11日造訪淡水的總督府某官員就曾在手記上寫下對該地衛生環境之感想：「土民居住的市街，……街道凹凸不平，與基隆相比，越發感到不潔」。¹⁸有鑑於此，為了維持港口要衢的衛生環境，以確保傳染病不致於擴散漫延，以滬尾市街為主的衛生事務就顯得格外重要。自6月9日福島安正進駐淡水後，一直到24日離職前，每日都有衛生事務的相關記載及報告。以下則將「原稿」中衛生相關之記錄，簡列於下表：

表2、「淡水新政記原稿原稿 庶」內所載各日衛生相關簡表

日期	事由	內容概要	備註
6月9日	隔離病室設置	◎宿舍內及附近流行病有無之調查 ◎隔離所設置調查	—
	掃除事務	◎雇入臺灣人10名負責淡水事務所內掃除	—
6月10日	隔離病室設置	◎向耶穌教會附屬病院商借隔離病室	◎將罹患下痢症的居町上等兵送往隔離病室
	掃除事務	◎雇入臺灣人18名執行掃除工作	—
6月11日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1名死亡，將其安葬	—
6月12日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2名於寺院內死亡，將其安葬	◎正田通譯官及山島軍曹負責衛生注意事項
	飲用水共用之事	◎英商「Ashton」來函言及井水（飲用水）共用之事	—
6月13日	大清潔法調查	◎為執行滬尾市街之大清潔法，山島軍曹特別前往市街調查（區域分劃及使用工人多寡調查）	◎正田通譯官及山島軍曹負責衛生設施準備 ◎任命林壽泉及林天溫為衛生專務役員
6月14日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3名死亡	◎德忌利洋行買辦薛棠谷將其埋葬
	屠牛管理	◎憲兵1名向北村通譯官稟請屠牛管理事務	—

18 當時同行的則尚有步兵大尉大井源三郎、工兵大尉梅村金十郎，以及軍醫監森林太郎（森鷗外）等人。參見齋藤謙藏，《臺灣戰史》，頁119。

6月15日	清潔法實施	◎清潔法實施諭告公布，並執行居民宣導工作	◎該日穎川通譯官罹病
	清兵屯集所清潔	◎命聚集於各屯集所之清兵掃除其居地，如有違抗者則以非常手段處置	—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1名死亡，將其安葬	◎動用清兵5人協助處理
6月16日	市街巡迴調查	◎為實施清潔法，久保通譯官整日市街巡迴調查（著手清理溝洫）	◎正田通譯官負責清潔法之事項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1名死亡，將其安葬	
	飲用水共用之事	◎針對飲用水共用之事進行交涉	
6月17日	市街清潔法實施	◎市街清潔法實施及市街巡視	◎正田通譯官從事清潔法實施之事項
	清兵屍體埋葬	—	—
	憲兵罹病	◎憲兵佐佐木榮吉罹患「三等症」， ¹⁹ 於下午2時搭船前往臺北野戰病院就診	—
	飲用水共用之事	◎與德記利時洋行互用井水一事確定	—
6月18日	診療衝突事件	◎守備隊醫官前來事務所對7名憲兵診療，不料卻造成雙方口角衝突	◎福島安正為此事專程發電報告大島久直少將
	清潔法實施	◎各通譯官為實施清潔法而奔走 ◎清潔法實施區域查定完成 ◎敗兵屯集所洒掃，並發布閒雜人等禁止進入之告示	◎正田通譯官從事清潔法實施之事項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2名死亡，依前例將其安葬	—
6月19日	市街洒掃監督	◎派憲兵10名前往市街進行洒掃監督	◎上午4名，下午6名
	清潔法實施	◎山移、正田兩通譯官各率工人30名及憲兵3名執行市街清潔工作	—
6月20日	市街清潔實施	◎吳通譯官為市街清潔實施而奔走	—
	清潔法實施	◎山移、正田兩通譯官各率工人30名執行市街清潔工作	◎派憲兵12名前往市街進行洒掃監督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2名死亡，依前例將其安葬	—

19 「三等症」為軍隊中稱呼「花柳病（性病）」的隱語。小島德彌，《MODERN新用語辭典》（東京：教文社，1933年），頁52。

6月21日	清潔法實施	◎山移、正田兩通譯官各率工人30名及憲兵3名執行市街清潔工作	◎山移通譯官罹病，其任務由佐竹通譯官代理 ◎派憲兵12名前往市街進行洒掃監督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2名死亡，依前例將其安葬	—
6月22日	清潔法實施	◎山移、久保兩通譯官各率工人30名及憲兵3名執行市街清潔工作	◎正田通譯官負責衛生事務 ◎警務及衛生事務由憲兵單位直轄管理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2名死亡，依前例將其安葬	◎「滬尾街巡視報告」 ◎賣淫及鴉片之方針以及市內畜牧之禁制
	公廁設立事項	◎現下正計劃中	
6月23日	清潔法實施	◎山移、久保兩通譯官各率工人30名及憲兵3名執行市街清潔工作	◎派憲兵6名前往市街進行洒掃監督
	清兵屍體埋葬	◎清兵1名死亡，依前例將其安葬	—
	公廁設立事項	◎公廁設立所需之木材採購完成	—
6月24日	清潔法實施	◎正田通譯官負責執行市街清潔工作	◎派憲兵6名前往市街進行洒掃監督 ◎本日清潔法實施完結

由上表來看，首先自6月9日開始即因部分憲兵罹患下痢症，而開始著手向「偕醫館」商借一室充當隔離病室，並在宿舍（稅關）及附近進行流行病之調查，同時也雇用數十名臺灣人進行清潔掃除工作。其次，為了整頓滬尾市街的環境衛生，在13日則開始進行「大清潔法」之調查，並指派專人負責衛生相關事務。而「清潔法實施之諭告」乃於15日公布執行，²⁰同時也對滬尾市街之居民進行宣導的工作。除了市街之清潔，對於「傳染病源」之一的清兵屯集所，則命令清兵自行掃除，並在18日公布二則禁止進入之告示，²¹而在「死（病）亡清兵」的處理上，除人道因素外，衛生因素恐怕是其考量的主要原因。

20 根據「清潔法實施之諭告」內容所示：「街衢溝洫臭不可近，此實諸病源之所伏也」。由此可知，滬尾市街的清潔重點乃在於溝洫之浚渫。〈六月十五日〉，《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68 - 069。

21 根據周明德的看法，此「禁止進入之告示」主要在於宗教設施之保護。不過，筆者認為除了前述原因外，對於衛生的考量及疾病的防堵，恐怕才是考量的主因。關於周明德之研究，參見《老いらくの消閑》（臺北：自費出版，2004年），頁33。

此外，關於衛生相關設施方面的記載，「芥棄場（垃圾場）及辻便所（公共廁所）」之設置，則可能為日本在臺灣的「創舉」。雖然「原稿」中僅言及「為設立憲兵屯所及廁（所），木材購入完了」（23日）之記載，且並無「芥棄場」設置之相關記錄。不過若由「原稿」的兩篇序文內容及時間來看，具有「總結」性質的兩篇序文，則將此兩項衛生設施納入「21條新政初期之事業」中，而這也說明了在6月25日以前，這兩項具有「創舉性質」衛生設施是極有可能被實現的。

三、教育訓練方面

福島安正抵淡後，對於該地「新政事業」之執行，主要則以11名通譯官及憲兵為主，且為了因應行政人員的不足，在6月12日則起用了8名居住於滬尾的臺灣人擔任行政事務役員，並將其編成「總務、法務、警務、衛生、商務、補助」等六組，以協助通譯官及憲兵進行相關施政工作。另外，為了協助憲兵維護淡水地區的治安，則在14日選拔了20名臺灣人擔任巡捕，並自16日開始由通譯官教授相關的基礎訓練課程。而為了加強行政效率，對於在第一線執行相關工作的憲兵，則由通譯官授與簡易的「臺灣語」課程。以下則以「原稿」內容，將關於憲兵及臺灣人巡捕之教育訓練之記載，簡列於下表：

表3、「淡水新政記原稿原稿 庶」內所載教育訓練相關簡表

日期	課目	教授對象	教授	課程主要內容	備註
6月16日	體操教育	臺灣人巡捕	佐竹通譯官	◎立正、左右轉、迴旋、前進、敬禮等13項動作	◎「臺大版」將體操記為「操法」 ◎以日語教授
	生兵學		藤田曹長		
6月17日	日語教育	臺灣人巡捕	熊本通譯官	◎教授19個單字	—
	體操教授		佐竹通譯官	—	—
	支那語及臺灣語教授	憲兵	清水通譯官	—	—
6月18日	日語教育	臺灣人巡捕	熊本通譯官	◎教授18個單字	—
	體操復習		佐竹通譯官	—	—
	臺灣語研究	憲兵	清水通譯官	—	—
6月19日	生兵教練	臺灣人巡捕	佐竹通譯官	—	◎憲兵10名示範
	日語教育		熊本通譯官	◎教授34個單字	—
	臺灣語教授	憲兵	清水通譯官	—	—
6月20日	生兵教練	臺灣人巡捕	佐竹通譯官	—	◎憲兵10名示範
	日語教育		熊本通譯官	◎教授34個單字	—
	臺灣語教授	憲兵	清水通譯官	—	—
6月21日	臺灣語教授	憲兵	清水通譯官	—	—
	體操教練	臺灣人巡捕	佐竹通譯官	—	—
	日語教授		熊本通譯官	—	—
6月22日	日語教授	臺灣人巡捕	熊本通譯官	—	◎臺灣人巡捕14名
	操練教育		佐竹通譯官	◎向右前進、停止	—
	臺灣語教育	憲兵	清水通譯官	—	—
6月23日	臺語教習	憲兵	清水通譯官	—	◎清水通譯官於24日調離淡水，臺灣語教授轉由正田通譯官負責
	操法教授	臺灣人巡捕	佐竹通譯官	—	—
	日語教授		熊本通譯官	◎教授25個單字	—
6月24日	禮儀教示	臺灣人巡捕	中西通譯官	—	—
	操法教授		佐竹通譯官	—	—
	日語教育		熊本通譯官	—	—
	臺灣語教育	憲兵	正田通譯官	—	—

由上表所示，首先在臺灣人巡捕教育方面，教授的主要內容分別是「體操」及日語兩種。而「體操」則是以「兵式體操」為主，內容則包含立正、左右轉、迴旋、前進、敬禮等基本軍事訓練課程。在日語教育方面，則以教授日語字彙為主，自16至24日以來，共教授130個日語字彙，其中有許多字

彙則與巡捕工作相關，如「巡捕、強盜、竊盜、捕縛、罰、罰賞、褒貶、不潔、病氣、流行、病院、葯、掃除、裁判、懲役、禁錮、服罪、服役、品行、行狀、無罪、放免」等，而這些字彙的教授，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第一批臺灣人巡捕」在訓練後所必須接觸的相關工作內容，²²也說明了治安及衛生問題是當時統治階層關心的主要重心。



圖4、日治初期淡水的巡捕

資料來源：國立歷史博物館，《臺灣百年攝影展圖錄》（臺北：史博館，1995年），頁26。

其次，在憲兵的教育課程方面，自17日即開始教授「支那語及臺灣語」課程，但是「支那語」課程僅在17日有記載，至24日止所教授的皆為「臺灣語」。不過關於憲兵的語言教育課程之詳細內容，「原稿」則並無記載，僅能從其得知負責教授的通譯官及教授日期，並無法分辨所教授的「臺灣語」是否為閩南語或客家語，甚至是包含清國語的三種語言。²³

22 根據「6月21日」的記載，福島安正於21日親自主持巡捕任命典禮，授與14名巡捕聘書（三等巡捕），並對其發表訓諭，同時交待巡捕的主要任務為：「一、由官府發布的告諭告示及其他公文，必需理解及記憶；二、特別的命令、事件等必需向人民懇切叮嚀傳達說敘，用這樣的方式就不會失誤」。〈六月廿一日〉，《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123 - 0124。

23 不過由「表3」的課程與授課通譯可知，至少可得知這11名通譯官中，清水秀雄及正田熊太郎可能具有「臺灣語」的能力，至於教授臺灣人巡捕的體操的佐竹令信，以及日語的熊本英吉，是否具備「臺灣語」能力，至少在「原稿」中並無直接證據證明。

此外，關於前述八名臺灣人役員的部分，並無記載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僅在18日記載「授與八名臺灣人役員聘書」。不過較為特別的是，在「6月19日」則規定臺灣人役員登衙辦公之行程：

上午

一、早七點半鐘上衙聚齊鐘報八點必從公

晌午

一、起八點鐘從公辦事者到十一點半鐘停辦用膳

下午

一、晌午用膳者暫為歇息如到一點鐘又起治（至）公鐘鳴五點停止散衙

刻下新政伊始，不但事緒紛繁，且多創造。若不協同盡力從公，凡百要務焉能得理。此所以確定時辰，奮勉從公也。各宜凜遵勿違要特揭。²⁴

由上引臺灣人役員辦公的時間可知，為了有效執行淡水的新政事業，對於其工作的時間已有一定的規範，並以「公鐘」鳴放為準，分割出其作息時間。而福島安正在淡水的這項措施，則比總督府的「午砲」報時制度早了9天（1895年6月27日），²⁵且為了體諒出身於高緯度地區的日本通譯及憲兵，難堪臺灣亞熱帶正午的炎熱，對於廳外從事公務者，乃發布上午11時至下午2時為休息時間，並期望藉由近代式時間表的規劃，進而掌控工作時間，戮力達到施政之目標。

四、調查相關資料

為了充分掌握淡水地區的情報，福島安正即於6月10日開始，命令各通譯官進行相關的調查工作，主要項目則在有下列幾項，包含戶籍調查、市場

24 〈六月十九日〉，《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111 - 0112。

25 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著，《陸軍幕僚歷史草案》（臺北：捷幼出版，1991年），頁50。

調查（物價及市價）、地圖調製、以往行政及舊慣調查、近村里程表製作、各村落習慣風俗之調查、淡水縣方域管事調查、田地關係諸規定及徵稅調查、淡水33庄村長及巡捕身家背景調查等等。不過，上述各項調查中，除了滬尾市街之戶籍調查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外，其他相關的調查工作，則大多以各通譯官每日工作內容條目之形式出現，並未見其詳細調查之成果。以下擬將「原稿」內所載關於滬尾市街戶籍之資料，列於下表：

表4、「淡水新政記原稿原稿 庶」內所載滬尾市街戶籍相關資料表

地區	戶數	人口			鴉片商及烟館	旅店	賣淫屋
甲號	466	1,502	男	941	23	1	19
			女	561			
乙號	560	2,362	男	1,240	13	0	21
			女	1,122			
合計	1,026	3,864	男	2,181	36	1	40
			女	1,683			

資料來源：〈六月十九日至廿日〉，《淡水新政記原稿》，頁0109 - 0110、0114 - 0115。

由上表所示，福島安正在淡水的戶籍調查，除了人籍的掌握外，對於與衛生事務相關的鴉片烟館及賣淫屋也列入其調查範圍之內，並希望藉此來達到有效的掌握及管理。至於上表中關於「旅店」的記載，「原稿」內雖無明確指出其名稱，不過推測可能為墨西哥人**Pedro Florentino**（1815 - 1884）所創立，並在後來由其子畢金桂（1858 - 1926）所接手經營，淡水地區稍具規模的旅店「得記酒樓」。²⁶

另外，在「6月24日」的記錄中則顯示，福島安正在淡水的施政記錄除留有「日誌」（淡水新政記原稿）外，相關的施政資料則尚有戶籍原簿、任命簿、往復文書帳簿、諸願帳簿及摘要簿、物價表、淡水至各庄之里程表、

26 關於**Pedro**在淡水經營旅店的記事，參見藤崎濟之助著，林呈蓉譯注，《樺山資紀蘇澳行》（臺北：玉山社，2004年），頁25；或可見周宗賢，《臺北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臺北：臺北縣政府，2003年），頁10 - 11。

委員巡捕勤怠表、日日行政進步一覽、巡捕保證書14份等資料。不過這些資料除了「日誌」外，其他資料的下落至今則不明。

肆、結語

1895年6月由福島安正及通譯官所共同完成的《淡水新政記原稿》乃現今淡水地區知見日本領臺後最早的一套施政資料，其內容所涉及之事項，大體包含治安及法律、衛生事務、教育訓練、調查相關資料等。因此，這部施政日誌對於日本治臺初期之地方制度而言，可說是最直接的第一手史料。首先，若由其版本來說，鉛字印刷「臺大版」的出現，或許說明其在當時所具備的「施政指南」的功能與價值，即如《臺灣戰史》內所云：「要言之，淡水是臺灣治民最早著手的地方，獲得諸如此類的好結果，造就了許多良好的模範，可說是毫不誇張的事」。²⁷由此或可說明《淡水新政記原稿》在當時地方行政的「典範性」。

其次，《淡水新政記原稿》中的施政模式及方針，則體現日本近代的行政管理概念，諸如施政上的恩威並施、衛生管理、舊慣及戶籍之調查、教育訓練、法治基礎的建立，以及清兵遣返的模式等。因此，該書中所呈現的行政概念及施政方針，則不失做為瞭解日本近代「外地」行政管理概念上的一個重要參考資料。

此外，就《淡水新政記原稿》中所呈現人物來說，「淡水初體驗」對於這十一名通譯官、臺灣人巡捕與役員，究竟對他們往後的影響為何，以及這些通譯官來臺前的經歷及離淡後的履歷等，或許都是可以繼續深入追索及研究的。特別是在本文的主要核心人物「福島安正」之一生，即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議題。例如其成長求學歷程、旅外及旅行經驗、參戰之經歷、占領

27 齋藤謙藏，《臺灣戰史》，頁115。

地及殖民地之施政經驗、情報事務經驗、滿州經驗等等，都是可作為相關題材研究徵引的參考依據。

總而言之，《淡水新政記原稿》之介紹，僅是一個開始，若能由此做為一史料的基準點，搜集相關資料與文獻，進而開拓出上述相關之題材與研究，或許才能體現這部史料的真正價值。

參考書目

一、檔案

《陸軍省大日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典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二、專書

小島德彌，《MODERN新用語辞典》。東京：教文社，1933年。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

元木貞雄，《世界軍人談》第三冊。東京：文盛堂，1895年。

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第四冊。東京：文藝春秋，1999年。

西村時彥編、福島安正閱，《單騎遠征錄》。大阪：金川書店，1894年。

周宗賢，《臺北縣定古蹟淡水外僑墓園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臺北：臺北縣政府，2003年。

周明德，《老いらくの消閑》。臺北：自費出版，2004年。

坂井藤雄，《シベリア横断・福島安正大将伝》。福岡：葦書房，1992年。

松下軍次，《信濃名士傳・初編》。東京：松下軍次，1894年。

島貫重節，《福島安正と単騎シベリヤ横断》。東京：原書房，1979年。

國立歷史博物館，《臺灣百年攝影展圖錄》。臺北：史博館，1995年。

堀本柵，《帝国軍人名譽列傳》。東京：東雲堂，1894年。

陳澤主編，《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

楓仙子，《帝國軍人亀鑑》。東京：東雲堂，1895年。

實業之日本社，《東西名士發奮之動機》。東京：實業之日本社，1910年。

福島安正，《淡水新政記》。出版資料不詳，1895年，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緒方武藏，《始政五十年臺灣草創史》。臺北：臺灣平定記念會編纂部，1944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3年。

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著，《陸軍幕僚歷史草案》。臺北：捷幼出版，1991年。

墨堤隱士，《陸海將校の書生時代》。東京：大學館，1894年。

齋藤謙藏，《臺灣戰史》。東京：中村鍾美堂，1895年。

篠原昌人，《陸軍大將福島安正と情報戦略》。東京：芙蓉書房，2002年。

藤崎濟之助著，林呈蓉（譯注），《樺山資紀蘇澳行》。臺北：玉山社，2004年。

三、資料庫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資料庫：<http://www.jacar.go.jp/>。

「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資料庫：<http://kindai.ndl.go.jp/>。

「臺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http://db1n.th.gov.tw/sotokufu/>。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nuscript of Administrative Diary of Tamsui in 1895

Lin-yi Tse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Manuscript of Administrative Diary of Tamsui, the administrative diary after the Japanese army landed and captured Tamsui in June, 1895.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has been 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in Japan, describing the two-week administrative diary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amsui Township Office by the Japanese army. The manuscript is also the earliest local administrative data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Except for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also addresse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manuscript. This study is then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manuscript. The introduction section refers to summaries regarding the editor Yasumasa Fukushima, the version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manuscript. Secondly,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manuscript section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public security and law, hygiene affairs, educational training and investigation and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implications of each administration business.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Diary of Tamsui, Tamsui Township Office, Fukushima Yasumasa, interpretation politics

^{*} Adjunct Lecturer of Department History, TKU.
Candidate Ph.D.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